

流光碎影

“东方红”饭店

任允好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以“东方红”命名的学校、企业全国数不清,命名的饭店更多。我说的“东方红”是烟台的,它映红了广大农民的心。

我是1958年考进烟台一中高中部的。次年冬,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学友林桂海对我说:“允好,今晚我请客,下饭店喝羊肉汤。”“那敢情好,到哪个饭店?”他深情地说:“我领你去的那个饭店,不光是名字好,尤其是那里的领导、服务员待人好。春天,如沐春风;冬日,似一盆火,对乡下人尤佳。走!”

“东方红”饭店,是丹桂戏院的邻居。一进门,未见其人先闻其声:“顾客们请进!”这时,一位脸上有黑痣的胖爷爷出来了,对我们道:“小老弟,上楼

吧!”

饭店里人来人往,吃饭的欢声笑语。老爷爷问我们吃什么,桂海以主人身份说,四角钱的羊肉汤两碗,外加四个烧饼!不一会,他用木盘端上来饭菜,丢出一句话:“小老弟,是学生吧?想要羊汤,随叫随添不要钱。”我俩点点头表示谢意。

我看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,用筷子拨弄着冒鼓山尖的羊肉,心里激动无比:物美价廉,名不虚传!这碗羊汤里羊肉、羊杂无所不有;葱花、胡椒粉、米醋等调料适量。嚼着鲜溜溜的羊肉,喝着酸味可口的羊汤,美极了!每人两个烧饼硬是塞下去了,这是一顿别有风味的晚餐啊!

“东方红”饭店,从此在我的记忆里打上了烙印。两年后,我在生产队当会计。这年春天,

我们生产队到烟台酒厂送地瓜干,脚力费,每人五角。四十余里路,不是上坡就是下坡。一路汗水一路歌,脚步催着车轮飞,飞起的车轮带着脚步更加快。路边的树,一闪影子落后头;远处的山,一晃消逝在视线里。三个多小时赶到酒厂,人人的衣背浸湿一大片,头发梢都流汗水。过了秤算了账,接近中午了,队员们问我:“会计,中午到哪家饭店吃饭?”我当即回答:“东方红!”

大家放下小推车,径直走进门,又是大黑痣胖爷爷先开了话:“小老弟们楼上请!”他做了个请的手势,把大家逗乐了。“喂,你这个老弟也来了?近几年可好?”有人告诉他,我当会计了。我脸“唰”地红了:“灾荒年生活困难,没考大学,回家务农了。”大黑痣胖爷爷笑道:

“好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,农村急需有文化的人才啊!”这次我们吃的是烩烧饼,一碗四角钱。大黑痣胖爷爷说:“这次我好好招待招待你们!”果然不出所料:碗大、肉多、饭菜足。一个队员说:“老爷爷,你真想撑坏我们的肚子啊!”大黑痣爷爷说:“走不了住在我店里,咱俩一张床,不收你的住店费。”

结了账,大黑痣爷爷对我说:“小老弟,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。”他又送我们出店,我们套上了小自行车,他扬手道:“常来店里坐坐呀!”

“东方红”饭店,随着社会的进步,城市的发展,也改写了它的历史。但有一点可以牢记:做人,要学大黑痣爷爷那和蔼、诚实;做事,要像“东方红”饭店那样,求真务实,始终如一。

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新闻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qlwbmxs@vip.163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:264003

烟台美景

边走边赏凤凰山



刘学光

欣闻凤凰山又建了新的公园,一直到山顶,心中生出几许期盼和向往,便想找机会去一睹其“庐山真面目”,探究她的芳容和靓姿,掀开她在我心中的神秘面纱。

上个星期天的清晨,不到5点,我急急忙忙地下楼出了家门,一路慢跑奔向凤凰山。

到了凤凰山老公园,两步并着一步拾阶而上,绕过一片青翠的竹林,攀上老公园的顶端广场。往西看去,发现了正在建设中的凤凰山西扩的新公园,我喜出望外,一溜小跑,踏上了用花岗岩铺就的台阶,继续前行。听到大山深处传来喧闹的鸟鸣,晨练人们喊山的回音也在耳边回荡,遮荫蔽日的树木,郁郁葱葱,一路走来顿感空气沁人心脾,真是天然的大氧吧,呼吸一口,特别清新,仿佛喝一杯冰浸的美酒,使人陶醉,让人神清气爽。走着走着,一个凉亭呈现在眼前,有石凳、石桌,走累了可以歇息一会儿,很是惬意。

我边走边停,边停边看,当走到一处人声鼎沸的小空地,见一位大叔正在声情并茂地唱京剧,一位大姨在哼唱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,一位老大爷正在一边听着收音机

一边压着腿,一位小青年一会扭着腰,一会好像跳着骑马舞,还唱着流行歌,真的好热闹!

告别这欢快热闹的场景,顺着石阶一步步攀登,汗水不时从额头滴下,我不断地用胳膊擦着,白汗衫也被汗水浸湿了。一步一步气喘吁吁地往前走,忽然发现多块形状各异的大石头,晶莹剔透,非常好看,正在仔细端详,从下面走上来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,他问我这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,我说:“可能是天然的,你看大石头在土里有多深!”他用手摸了摸,也感觉是天然的。这真是天然景观,好像一颗颗亮晶晶的钻石镶嵌在这石头中,太令人佩服大自然的神工鬼斧了。继续前行,走上了木质的栈道,观赏着黑松、黄栌、红王子锦带、紫露草、二月兰等各具特色的花草树木,心情豁然开朗,仿佛走进了五彩缤纷、千姿百态的绿色大植物园。

边走边看,不知不觉已到山顶。正在建设中的三层楼的风凰阁,已初具规模,正在进行装修。这时,阵阵凉风吹来,顿时驱走了登山时的劳累和疲倦。我环顾四周,四周是浩

瀚无垠的雾海。山下的高楼大厦,似乎都在薄雾的衬托中,像海市蜃楼般时隐时现。伫立山巅,脚踏云雾,犹如漂浮在空中的“神仙”,好似在梦幻中,无不感叹凤凰山的最美,和这美丽醉人的自然景观!

在建设中的凤凰阁楼宇旁边一处规划展览图中,我得知该项目是一处以登山运动、游乐休闲、科普教育、观海听风为一体的综合场所,年底将竣工投入使用。看罢令人振奋不已,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的好地方。

太阳露出了可爱的笑脸,天空现出了蔚蓝色,薄雾逐渐消退,随风飘移,形成条条乳白色的缎带,飘移在山腰间。从山顶上透过轻纱般的薄雾望去,莱山美丽的自然环境尽收眼底,耀眼璀璨的黄海明珠,色彩靓丽的高楼大厦,繁花似锦、人來人往的观海路,绿树成行的大街小巷,造型壮观的国际博览中心,宛如一幅山水相间、绿树映衬、高楼林立、人文和谐、景色迷人的美丽图画。

期待着凤凰山公园西扩工程顺利竣工,盼望着百鸟谷等项目早日与市民见面。待那时,我再来登凤凰山,品味她的新风景!

民间故事

毛阁老传艺泽四方

张发山

毛纪(1463—1545),字维之,掖县(今莱州市)城里人,明代重臣,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(邑人称为毛阁老)。嘉靖四年(1525)春,62岁的毛纪告老还乡,过起了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。

毛家祖塋地在城西福祿山。元人于钦在《齐乘》里记载:“福祿山,莱州西五里出温石,可为器。”温石就是滑石,又名“莱州玉”。毛阁老自幼酷爱书法,出仕前就用滑石篆刻印章,或雕些猴面鬼怪之类的玩物;而今难得清闲,故三日两头上福祿山觅“宝”,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
一天,毛阁老手提小锄,臂挎提篮,早早来到了福祿山。这是一处前人遗弃的矿坑,脚下堆满了俗称凤凰屎的滑石渣子。突然,“咯棱”一声,在带状的粘土泥层里,他刨出几个拳头大小的“沟石蛋儿”。剔去泥土,登时露出或斑黄、或墨蓝、或蓝灰的本来面目,这就是老人家心仪已久的至宝。

傍晚天,毛阁老满载而归。夫人官氏告诉说,他的两个姨表弟兄来过了,春荒难度,就给了哥哥每人一升小米。毛阁老自言自语道:“送人一斗,不如授人一技,可是,授什么技呢?”毛夫人用手指指篮子:“就送这些宝贝。”毛阁老眼前一亮:“你的意思是,让他俩学雕刻?”毛夫人点了点头。毛阁老说:“可老二心粗手笨,干不了这细活。”毛夫人道:“你不总说山上有许多凤凰石吗?”毛阁老一拍大腿:“对,可让老二碾滑石粉,他完全胜任了!”

匆匆吃过午饭,毛阁老来到了山前的大、小原家村,将想法对姨表弟兄说了。哥儿俩听后说干就干,老大去山上背来滑石原料,毛阁老手把手地教他如何选料雕刻;老二去矿坑推来滑石渣子,毛阁老便把自家碾来的碾子拉了来,还搭上一头毛驴。没几日,滑石猴刻出来了,滑石粉也碾出来了,原氏兄弟就多了一份经济来源。

大、小原家的村民一见哥俩有了生财之道,争相效仿,竟成规模。后来,在毛阁老的指导下,大原家人并不单纯雕刻滑石猴了,他们因料创意,刻成各种栩栩如生的花鸟虫兽,成为各地商贾的抢手货;小原家人也将干碾改成水碾,大白粉的产量猛增,方圆百里的住户,都用它来粉刷墙壁。

人们为铭记毛阁老的好处,就把那稍有硬度的“沟石蛋儿”尊为“毛公石”;大白粉子尽管没有冠名,但“毛公传艺泽四方”的典故,却一直流传至今。

往事如烟

国防施工受磨炼

刘友铸

1974年,我们连队驻莱阳洛管房。新年刚过,我由二排四班战士调到五班担任班长。我的副班长老周比我早当三年兵,营部通信员出身,我俩工作中配合默契。在我们的影响带动下,全班同志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各项工作有了新起色,连首长和排长对我们比较满意。

我们连队主要担负坑道掘进任务,施工中以建制排为单位实行“三班倒”,并开展劳动竞赛活动。为了争取在本班次里多打炮眼、多出成绩,我们排长高建武决定从全排抽调8名体质较好的战士组成“施工突击队”,由我带队,专门负责快速排除施工作业面上的险情并清运石渣,保证本班次钻机手能够尽早展开作业。

当上个班次爆破后的滚滚烟尘尚未散尽,我们“突击队”就率先冲进坑道内,排险的排险,运渣的运渣,干得热火朝天。有时为了赶时间,大伙儿干脆赤膊上阵,连口罩、手套、安全帽也顾不得戴。每次我们从坑道里出来,尽管已是汗流浹背,满身烟尘,但谁也没有一句怨言。因此,我们排的施工进度一直领先。

7月1日,连队宣布骨干调整的命令,我由五班班长改任连部文书。由于我们连是单独在外执行配属任务,所以文书这个岗位并不轻松,每天除了做好连部的日常事务外,还要“三班倒”去施工现场,利用交接班时间测算上一个班次的施工进度。一天的三个班次中,早、中班的交接班时间是在白天,而晚班交接班则是在半夜里进行。我常常是晚上刚躺下不一会儿就要起床,一个人从驻地村庄走到山上的工地,只要施工机械不停,必须天天如此。

第二年年初,我们连队又转战栖霞霞西村担负坑道被覆任务。又是一年下来,我不仅熟悉了文书的业务,还练就了走夜路的胆量。